



王梵志詩校錄

——讀敦煌膠卷筆記之六——

來。



(續完)

逢爭不須看，見打莫前偽，損即追友勝①，證能惄不知

立身存篤信，景行勝將金，在處人撲妄③，諳知無負心

有恩須報上，得④濟莫孤恩，但看千里井，誰爲重來尋

。 知恩須報恩，有恩莫不更⑤，在枯井中⑥，誰能重來救
。 元⑦得他恩重，酬償⑧勿使輕，一浪何所直，感賀百千
。 傾⑨ 蒙人惠一⑩恩，終身酬不極⑪，若濟棄下饑，扶論⑫可
。 借力。
。 得他一束絹，還他一束羅，計時應大⑬重，直爲歲年多
。 貸人五斗⑭米，送還一碩粟，算時應有餘，剩者充白直。
。 景梵志[○]世間難捨割，無過財色深，丈夫須遠命，割斷脂⑮迷心
。 謂辨舌，煞生最罪重，喫肉亦非輕，欲得身長命，無過點續明⑯
。 雖精，破偷盜須無命，復欺罪更多，將他物己用，思量得夜魔。
。 表文不邪淫⑰及妄語，知非惄勿作，但之⑱依道行，萬里無迷
。 八十⑲錯。

。 謂鬼因草喫肉多病報，知者不須浪⑳，一朝無諫地㉑，受罪始知
。 王母難。
。 飲酒是癆報，如人落糞坑，情知有不爭㉒，豈合岸頭行。
。 造酒罪甚重，酒肉俱不輕㉓，若人不信語，檢取日㉔槃
。 畫經。 益晝也是一國善首，此曲白話詩人曰外夫音。
。 景梵其苦見泥須避道，莫入汚却鞋，若知己有罪，莫破戒持㉕齋。
。 景梵早膳相交莫嫉妒，相勸莫姐儻，一日無常去，王前罷㉖手行。
。 思翻。

。 景梵惡盡[○]，龍氏惡盡[○]，菩薩[○]出[○]，大景不
。 景梵坐[○]平直，心中莫喫除，盡[○]盡[○]，正[○]苦[○]寒。
。 亦貳坐[○]富[○]，對[○]其[○]貧[○]，尋[○]人苦[○]，嘆[○]天受[○]辛
。 景梵[○]惡盡[○]，心中莫喫除，盡[○]盡[○]，正[○]苦[○]寒。

。 景梵典壓[○]都外國公相[○]，讀[○]詩[○]書[○]
。 由文字內[○]，全[○]景[○]梵[○]，自[○]口[○]張[○]，好[○]音[○]韻[○]，以[○]中[○]國[○]文[○]山[○]書[○]詩[○]傳[○]
。 景梵[○]臥[○]當[○]大[○]神[○]，梵志[○]歌[○]卷[○]，景梵[○]卷[○]，梵志[○]歌[○]卷[○]，景梵[○]出[○]神宗[○]聖[○]詔[○]卷[○]，
。 景梵[○]臥[○]當[○]大[○]

見病須急遇²⁷，諸方速療醫²⁸，若能行此行²⁹，大是不經紀³⁰須平直，心中莫側斜，些些徵³¹取利，可可苦他家。

思議。

經紀³⁰須平直，心中莫側斜，些些徵³¹取利，可可苦他

布施生生富³²，慳貪世世貧，若人苦慳³³惜，却却受辛勤。

忍辱生端正，多嗔作毒蛇，若人不傳惡，必得上三車。

尋常勸念善³⁴，晝夜受書經，心裏無蛆儻³⁵，何愁佛不成。

六時常禮懺，日暮廣燒香，十齋莫使闕，有力煞三場。

持戒須含忍，長齋不得嗔，莫隨風火性，參差誤煞人。

逢師須禮拜，過道向前行³⁶，莫生多別相，見過不知³⁷南。
聞鐘身須側，臥轉莫前眠，萬一無常去，免至獄門邊。

師僧來乞食，必莫惜家產，布施無邊³⁸福，來生不少糧。

家貧從力貸，不得嬾³⁹乖傭，但知勸作福，衣食自然豐。
惡事勿須弃⁴⁰，善事莫相違，知意⁴¹求妙法，必得見如

來。

校完了梵志的這一卷詩，我們知道，法國卷子與英國卷子，

其中有許多異同的字，這些異同的字，我們仔細分析對照，英國卷子與法國卷子，都有部分的錯字。由英國卷子校勘出來異同的文字，有一部分而與法國的三二六六號卷子完全相同。整理古人的典籍，從不同的寫卷中而做校勘，判定其正誤，看來容易，做來還是相當吃力的。

梵志的這個詩卷，在敦煌卷子裏，是個比較完整的卷子。詩的文字內容，完全是淺白的口語化，沒有雕飾做作，純出自然，顯其樸素美。人際間的相處，家庭間的倫常，這些有關做人處世的接物之道，在這一卷詩裏，闡述無遺。以中國文化傳統的精神而言，梵志的詩，是個典型的代表者。至於談到佛教思想的部分，末後才稍有論及。如從梵志作詩的時代區分研究，這卷詩可能

是他早期時代的作品。胡適的「白話文學史」，記述王梵志，並引錄其若干詩，說明其爲初唐時代的白話詩人。我們讀完梵志的這卷詩，益信他是一個道道地地白話詩人的代表者。

×

×

×

王梵志詩集

前序□□□□□上

我在前面說過，王梵志的詩，只見於敦煌卷子，除了敦煌卷子保存了他的若干詩之外，其他已經見不到梵志的詩卷了。英國斯坦因第七七八號這個卷子，也是梵志的詩卷，收錄在大正藏第八十五冊。這個卷子，題爲「王梵志詩集」，前面並有一篇序文。序文不長，作者的名字已經不見了。我們細讀這個詩卷，其中的詩，都是前卷所未見的。從這些詩卷的綜合情形去考察，我們深深地感覺到，梵志的詩，大抵前後有好多人替他編輯過，這些編輯者，固然有梵志當時的好朋友，並且也有他死後的後人，大家爲了愛好他的詩而爲他編輯詩集。S七七八號這個卷子，究竟是梵志生前或死後編輯的，我們無從知曉。不過，梵志的詩集只有在敦煌卷子裏見到，S七七八號這個卷子的詩，雖然未與其他卷子作文字上的校勘，但是，這些詩還是相當珍貴的。現在我們將這個卷子的詩抄錄於下，以便見到梵志這個集子裏的詩的風格。

張口哭他屍，不知身去急，本是長眠鬼，暫來地上立。欲似養兒氈，廻乾且就濕。前死深理却，後死續卽入。

吾富有錢時，婦兒看我好。吾若脫衣裳，與吾疊袍襖。

吾出經求去，送吾卽上道。將□入舍來，見吾滿面唉。遶吾白鵠旋，恰似鸚鵡鳥。邂逅暫時貧，看吾卽貌哨。人生七貧時，七富四相報。從財不顧人，且看來時道。

家口總死盡，吾死無親表。急首買資產，與設逆修齋。託生得好處，身死雇人埋。錢財隣保出，任爾自相差。

身如圈裏羊，命報恰相當。羊卽披毛走，人著好衣裳。

脫衣赤體立，則假不如羊。羊卽日日死，人還日日亡。從頭捉將去，還同肥好羊。羊卽辛苦死，人去無破傷。命絕逐他走，魂魄曆他鄉。有錢多造福，喫著好衣裳。愚人廣造罪，志者好思量。

可唉世間人，癡多黠者少。不愁死路長，貪著苦煩惱。夜眠遊鬼界，天曉歸人道。忽起相羅搜，啾唧索祖調。貧苦無處得，相接彼鞭拷。生時有苦痛，不如早死好。

他家唉吾貧，吾貧極快樂。無牛亦無馬，不愁賤抄掠。爾富戶役高，羞利並用却。吾無呼喚處，飽喫長展脚。

爾富披錦袍，尋常被纏縛。窮苦無煩惱，草衣隨體着。大有愚癡君，獨身無兒子，廣貪多覓財，養奴多婢。不客別鄰里，死得四片板，一條黃衾□，錢財奴婢用。任將別經紀，有錢不解用。空手入都等，汎□□□道。負持愚癡鬼，荒忙身卒死。卽遍伺命使，反縛棒□□。□渡奈河水，倒拽至廳前。枷棒遍身起，死經一七日。刑受罪鬼牛，頭錢又□□。□卒把乃□，碑擣碰磨身。覆生還覆死，撩亂失精□。無由見家裏，妻是兒被他，人□後翁使。奴事新郎君，婢逐度娘子。駟馬被金鞍，鏤鐙銀鞚轡。角弓無主張，寶劍□落地。設却百日□，渾家忘却爾。錢財他人用，古來尋常事。前人多貯積，後人無慚愧。此是守財奴，不免貧窮死。

夫婦相對坐，千年亦不足，一箇病著床，遙看手不觸。心報到頭來，徒費將錢上。寶物積如山，死得一棺木。空手

把兩拳，口裏徒含玉，永離台上鏡，無心開衣眼。鏡塵塵滿中，剪刀生衣□。平坐歌舞處，無由更習曲，琵琶絕唉聲，琴絃斷不續。花恨後人眼，前人自薄福。生座七寶堂，死入千休卽萬休，永別生平樂。志者入西方，愚人墮地獄。□頭入苦海，冥冥不省覺。擎頭鄉里行，事當逞靴襪。有錢但著用，莫作千年調。百歲乃一人，得七十者稀，張眼看他死，不能自覺知。癡皮裹膿血，頑骨強相隨。兩脚行衣架，步步（入）阿鼻。雙盲不識鬼，伺命急來追。赤繩串著項，反縛棒背皮。露頭赤腳走，身上無衣被。獨自心中驟，四面被兵圍。向前十道稅，背後鐵鎗鎗。伺命張弓射，苦痛劇刀錐。使者門前喚，忙迫不容遲，裸體逐他走，渾舍共號悲。宅舍

無身護，妻子被人欺。錢財不關已，莊收永長離。三魂無倚住，七魄散頭飛。汎淪三惡道，家內無人知。有衣不能著，有馬不能騎。有奴不能使，有婢不相隨。有食不能喫，向前恒受饑。冥冥地獄苦，難見出頭時。□逐次第去，却活知有誰。（大正八五，一三二三上——一三二四上）

大正藏收錄的這個卷子，除了我所抄錄的這些詩文之外，後面還有二段詩，因為這二段詩中，有若干殘缺部分，不見字跡，大正藏用空白匡格代替，我們無法明曉詩中的意思，所以不予抄錄。不過，S 七七八號這個卷子，並非一個完整的卷子，依大正藏的注釋說明，「以下缺」，顯然這是一個殘卷。寫錄這個卷子的人，是「大雲寺學仕郎鄧慶長」。鄧慶長的歷史，我們沒有查到，不知道這個寫卷是屬於什麼時代的。

這個詩卷裏的文字，其中顯然還有若干錯字，我們因為沒有其他卷子校勘，予以鑒定，所以不敢妄事更改。就這個卷子的詩而論，這個卷子，與上一個卷子的詩意完全不同；上一個卷子的詩，是就處世待人接物的道理為重心點，這個卷子的詩，則以人間的世態為重點。如詩中說：「遙看世間人，村坊安社邑，一家有生死，合村相就泣。張口哭他屍，不知身去急，本是長眠鬼，

暫來地上立。欲似養兒鶴，廻乾且就濕。前死深理却，後死續即入。』又如詩說：『吾富有錢時，婦兒看我好。吾若脫衣裳，與

吾疊袍襪。吾出經求去，送吾卽上道。將□入舍來，見吾滿面唉○。遠吾白鵠旋，恰似鸚鵡鳥。邂逅暫時貧，看吾卽貌哨。人有七

貧時，七富四相報。從財不顧人，且看來時道。』這將人間現實

的現象，刻劃得太深動了，難怪詩前的序文作者要說：『非但智士廻意實易，愚夫改容，遠近傳聞，勸徵令善。』『縱大德講經

，不及讀此善文。』就警世勸善方面而言，我們也深深地覺得，這類含有豐富深厚哲理的詩篇，委實有其感人的一面。讀過梵志

的這類詩篇，我們再去閱讀寒山拾得的詩集，他們的風格與筆調，完全是致的。寒山拾得的詩，受了王梵志的影響，這是有其

歷史淵源事跡可尋的

以此好尋思，萬事淡無味。不如慰俗心，時時一倒醉。

(五)

草屋足風塵，牀無破氈臥。客來且喚入，地鋪稿薦坐。

家裏元無炭，柳麻且吹火。白酒瓦鉢藏，鐺子兩脚破。鹿脯

三四條，石鹽五六課。看客只寧馨，從你痛笑我！

這首詩：

梵志翻著襪，人皆道是錯。乍可刺你眼，不可隱我腳。

宋代的陳善，在「捫蟲新話」中說：『知梵志翻著襪法，則可以作文。知九方臤相馬法，則可以觀人文章。』由此可見，梵志的這首小詩，在宋代文人眼中的地位了。

黃山谷又引梵志的一首詩：

城外土饅頭，餡草在城裏。一人喫一個，莫嫌沒滋味。

山谷批評此詩說：『已且爲土饅頭，尚誰食之？今改：預先著酒澆，使教有滋味。』

胡適的「白話文學史」說，梵志的第二卷詩沒有傳本，顯然地，我們引大正藏收錄的這個卷子，是屬於第三卷了。胡適引錄了第三卷的詩，作爲舉例，可是，這些詩，不見於我們上面抄錄的詩裏，這證明了S七七八號這個卷子殘缺的詩還是很多的。現在我們將胡適認爲第三卷裏很好的詩，附錄於下：

(一) 吾有十畝田，種在南山坡。青松四五樹，綠豆兩三窠。
熱卽池中浴，涼便岸上歌。遨遊自取足，誰能奈我何！

(二)

我見那漢死，肚裏熱如火。不是惜那漢，恐畏還到我。

幻生按：我們一般常常見人引用的『眼看他人死，我心急如火，不是急他人，看看輪到我。』這首詩，大抵源於王梵志詩而來的。

(三)

我有一方便，價值百疋練；相打長伏弱，至死不入縣。

(四)

共受虔假身，共稟太虛氣。死去雖更生，廻來盡不記。

重視的

胡適稱王梵志爲白話詩人，其實，從梵志的思想上去考察，我們稱他是個哲學家，亦無不可。

一九八〇年七月十八日寫於台灣德山寺

附註：

① 「友勝」，S三三九三作「有命」。
② 「證能惣不知」，S三三九三作「能脫惣不知」。

③ 「撲接」，S三三九三作「撲接」。

④ 「得」，S三三九三作「保」。

⑤ 「更」，S三三九三作「報」。

⑥ 「在枯井中」，S三三九三作「雨在枯井中」。幻生按：此詩第三句法國卷子脫落一字。

(下轉第23頁)

捐 款 呸 謝

奚則閩居士	港幣	100.00元
李德遠居士	港幣	100.00元
鍾季蔚居士	港幣	200.00元
王壽都居士	港幣	200.00元
竺摩法師	港幣	160.00元
何重華居士	港幣	320.00元
妙法寺	港幣	6,607.40元
總計	港幣	7,687.40元

一〇三期收支報告

一、收入：

捐款項下撥入.....	港幣	7,687.40元
發行收入.....	港幣	385.00元
總計.....	港幣	8,072.40元

二、支出：

印刷費	港幣	4,356.40元
稿 費	港幣	1,840.00元
郵 費	港幣	876.00元
什 費	港幣	1,000.00元
總 計	港幣	8,072.40元

內明雜誌社謹啓

可是，學人認為在組織上仍不免有遺珠之虞！因為尚有其他有關日本文化團體之主管人，仍未有包括在內，故希望能夠擴大範圍，盡量吸收港日佛教文化界加入本會，共同襄理會務，群策群力，以底於成。

完稿於一九八零辛亥革命紀念日

四

元

41 40 39 38 37 36 35 34 33 32 31 30 29 28 27 26 25 24 23 22 21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元」，S 三三九三作「先」。
「酬償」，S 三三九三作「償酬」。
「傾」，S 三三九三作「全」。
「一」，S 三三九三作「可」。
「極」，S 三三九三作「捺」。
「扶論」，S 三三九三作「快輪」。
「大」，S 三三九三作「有」。
「碍」，S 三三九三作「卧」。
「暗」，S 三三九三作「明」。
「朋」，S 三三九三作「明」。
「邪婢」，S 三三九三作「耶嬢」。
「之」，S 三三九三作「知」。
「迷」，S 三三九三作「求」。
「浪」，S 三三九三作「喰」。
「地」，S 三三九三作「他」。
「爭」，S 三三九三作「淨」。
「酒肉俱不輕」，S 三三九三作「喫肉亦不輕」。
「日」，S 三三九三作「涅」。
「持」，S 三三九三作「時」。
「罷」，S 三三九三作「擺」。
「見病須慈遐」，S 三三九三作「見病慈須遐」。
「諸方速療醫」，S 三三九三作「知方速爲醫」。
「行」，S 三三九三作「孝」。
「德」，S 三三九三作「善」。
「富」，S 三三九三作「慳」。
「行」，S 三三九三作「參」。
「知」，S 三三九三作「和」。
「棄」，S 三三九三作「賴」。
「師僧來乞食，必莫惜家嘗，布施無邊」十四。
「知」，S 三三九三作「去」。
「嬢」，S 三三九三作「智」。

布施無邊」十四字，*S*三三九三缺。

王梵志校錄附註